



# 密室

(瑞典) 约纳斯·卡尔松 著 徐昕 译

Jonas Karlsson — Rummets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*Rummet* Jonas Karlsson

# 密室

[瑞典] 约纳斯·卡尔松 著 徐昕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8-4286

**Jonas Karlsson**  
**RUMMET**

---

Copyright © 2009 Jonas Karlsson  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 
Salomonsson Agency AB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  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 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密室/(瑞典)约纳斯·卡尔松著;徐昕译.  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  
(中经典精选)  
ISBN 978-7-02-014482-2

I. ①密… II. ①约… ②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瑞典-现代 IV. ①I53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87357 号

总策划 黄育海  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欧雪勤  
封面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  
印 张 5.875  
字 数 100 千字  
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 
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482-2  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Novella

# 1

我第一次跨进那个房间的时候，几乎是掉头就走。我其实是要去上厕所的，但是走错了门。当我打开门的时候，一股闷热的风向我猛地吹来。但我不记得当时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了。之前我一点儿都没注意过在这条走廊上，在厕所的旁边、不到电梯的地方，有什么东西。好吧，我想，是个房间。

我打开门，又关上门。没别的，就这样。

两周前，我开始了在这家政府机关的工作，从很多方面来说，我还是一个新人。但我尽量试着少去问别人。我想迅速成为一个被别人认可的人。

在上一份工作中，我习惯了跻身于领导们的行列。我不是老板，甚至不是谁的上司，但我是一个时常能训斥别人的人。并不总是招人喜欢，不是马屁精，也不是老好人，但是能得到别人的某种尊重，甚至也许是钦佩。或者说有点讨好的意味？我已经下定决心，要尽快在新的工作单位取得同样的地位。

换工作其实不是我的意思。上一份工作我干得不错，那些流程让我感觉很舒服。但是不管怎样，我渐渐有些不满足起来，并且产生了一种苦恼的感觉：我干的这份工作远配不上我的能力，此外，我必须承认，我跟我的同事并不总是处得很好。

最后我的前老板走过来，搂住我的肩膀，说是时候去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了。他想知道，对我来说，现在难道不是最好

的、赶紧往上走的时候吗？往上走，他说着，手在空气中往上一挥，为我的职业生涯指出了方向。然后我们一同分析了各种选项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，在跟我的前老板商议之后，我的选项落在了这个新的大型政府机关上面。在跟他们做了一番接洽之后，我的调动进行得很是顺利。工会很快就同意放人了，我没有遇到任何惯常的繁琐程序。前老板和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喝了一杯不含酒精的苹果酒来庆祝，他祝我好运。

就在斯德哥尔摩落下第一场雪的那一天，我搬着我的纸板箱，走上楼梯，走进了那幢巨大的红砖建筑的大门。前台的那个女人微微一笑，我立刻喜欢上了她。她的某种方式让我感到喜欢，我立刻感觉自己来对了地方。我挺了挺腰，“成功案例”这个词划过了我的脑海。这是一个机会，我想。我终于可以施展我全部的潜力了，去成为那个我一直以来都想成为的人。

新的工作并没有给我提供更高的薪水。相反，在工作时间的弹性度和空闲方面，其实还变差了一点。此外我不得不跟别人分享办公桌，这张桌子位于一个开敞的办公区的中央，没有挡板。可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充满了一腔的热情和欲望，我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平台，来尽快展现我的能力。

我给自己拟定了一个策略。早上早到半个小时，每天遵循自己的作息时间表：集中精力工作五十五分钟，然后休息五分钟，这其中包括上厕所的时间。这中间避免不必要的社交。我要来了以前的框架决策，把它们带回家，研究哪些话是反复出现的，哪些用词构成了基本的话语方式。我把晚上和周末的时间用于研究部门结构，去发现这个部门里可能存在哪些非正式的沟通渠道。

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迅速平稳地赶超别人，让我比我的那些早已了解了这个工作地点、了解了这里工作条件的同事们，获得那么一点点、但有着决定意义的领先地位。



我最近的邻座哈坎留着络腮胡，眼睛下面带着黑眼圈。哈坎在各种实用的细节上给予我帮助，带我四处参观，送我手册，把带有各种信息的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。这也许是个不错的放下工作的机会，可以让他从自己的任务中逃离出来，因为他总是会想出新的他觉得我应该了解的事情来。这些事情可能是关于工作的，可能是关于同事的，也可能是附近哪里有好的吃午饭的餐馆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不得不向他指出，我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，不想被打断。

“消停点，”当他又拿了一本小册子要我看的时候，我对他说，“你能消停一会儿吗？”

他立刻安静了下来，明显谨慎了许多。他也许生气了，因为我这样直接大吼出来。这肯定不符合一个新人的形象，但是很符合我希望向大家传播的我的形象：有野心、手腕强硬。

慢慢地，但是很确信地，我摸清了跟我最近的那些邻座的身份、性格，以及他们所处的层次地位。哈坎的旁边坐着安，一个快五十岁的女人。她看上去很能干、野心勃勃，但是也属于那种觉得自己什么都会、并希望自己总是正确的人。很明显，当大家有什么事不敢去跟老板说的时候，都会来找她。

她在电脑旁放了一幅带框的儿童画作，上面画的是海上日落。但是画错了，因为在太阳背后的地平线上，可以看到两边伸出来的陆地，这应该是不可能的。这幅画对她来说也许有着情感上的价值，但是对我们其他人来说，目光落在上面会感到不适。

安的对面坐着约尔根。他高大强壮，但肯定不具备相同尺度的智商。一大堆笑话卡片和明信片——这些东西显然跟工作无关，却暴露了他的某种低俗嗜好——铺满了、贴满了他的桌子和电脑。他每隔一会儿就会跟安小声地嘀咕什么，我听见她窃窃地说“哦不，约尔根”，想必是他讲了什么荤段子。他们年龄相差很大，我估计怎么也得差个十岁。

在他们旁边坐着约翰，一个六十多岁的沉默的男士，负责出差经费的管理。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，我觉得好像叫丽斯贝特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想问。她没有介绍过自己。

我们总共有二十三个人，几乎每个人的桌子周围都有一块

挡板，或是一面小墙。只有哈坎和我坐在办公室的中央。哈坎说，很快我们也会有挡板了，但是我说这无关紧要。

“我没什么要隐藏的。”我说。

渐渐地，我在我的五十五分钟时间里找到了节奏，工作变得顺畅起来。我尽力遵守我的作息表，不让自己在这期间受到打扰，不喝咖啡，不闲聊，不打电话，也不上厕所。有一回，刚过了五分钟我就想小便了，但我还是忍到了时间结束。要想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，这个决心是一种多么强效的舒缓剂啊，而当我得以释放压力的时候，也获得了更大的快感。

去厕所有两条路。一条是从那个摆着一棵绿色棕榈树的拐角转过去，这条路比另一条要短一些，但我想要有一点变化，所以这天我走的是经过电梯的那条稍远一点的路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第一次走进了那个房间。

我意识到自己走错了，然后继续走过那个巨大的收集纸张的塑料容器，来到隔壁那扇门口，这应该是一连三间厕所中的第一间。

我准时回到了位子上，继续下一个五十五分钟。这天结束的时候，我差不多已经忘了自己曾推开过那个额外的房间的门。

我第二次走进这个房间是为了找复印纸。我当然希望自己搞定这事。尽管大家都让我有事就问，但我还是不愿意让自己失分，被别人小看，因为这意味着公开告诉别人我对这地方还不熟。我注意到当我不得不询问什么的时候，他们所有人都会稍稍皱一下眉头。他们不会知道，我的计划是要在这个机关里成为一个大人物，一个被大家尊敬的人。另外我也不想给哈坎机会，让他可以趁此逃离一下岗位。

于是我检查了通常会放纸的地方，那些在绝大多数办公室里可以找到复印纸的角落，但是哪儿也没找到。我从拐角那条路慢慢地找过去，走过那排厕所，我记得我曾在那里见过一个小小的房间。

一开始我没找到电灯开关。我在门两边的墙上摸索了一会儿，最终放弃了尝试，走出房间，发现开关在门的外面。这设

计太奇怪了，我心想，然后又走了进去。

日光灯等了一会儿才亮起来，不过随即，我就发现那里也没有复印纸。但我还是立刻感觉到，这地方有点不同寻常。

这是一间挺小的屋子。正中有一张桌子。一台电脑、插在架子上的文件夹、笔以及其他办公用品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但所有东西都归置得非常完美。

整齐而干净。

一面墙边立着一个很大的空的文件柜，上面摆着一台电扇。墨绿色的地毡铺满了整个地板。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一切都整整齐齐，看上去有一点像是刻意布置的，精心准备过的。这个房间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。

我走了出去，关上门，熄了灯。纯粹出于好奇，我又一次打开了门。我觉得我必须检查一下。怎样才能确认里面的灯已经关上了？我突然不确定开关的哪一头是开、哪一头是关了。把电灯开关装在门外的整套设计显得很奇怪，有点像冰箱里的灯。我朝房间里窥探，里面黑黢黢的。

第二天，我那位头发稀疏的新老板穿着他的羊毛衫，来到这个偌大的办公区，走到我们的办公桌前。他叫卡尔，他这件羊毛衫看起来不是很新，但是挺贵的。他站到哈坎身旁，跳过友好的开场白，指出：我的鞋子太脏了。

“我们要经常想想地板。”他说道，指了指办公室门口墙上挂着的一个钢制篮子，里面放着蓝色的塑料鞋套。

“那是，”我说，“当然。”

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走掉了。

我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不笑。人们不是经常用一个小小的微笑来缓和这类较轻的抱怨吗？以显示我们仍旧是朋友，好让像我这样的新人觉得自己是受到欢迎的？光是这样直截了当的训斥，让人感觉很不愉快。正在工作的我，心情被严重干扰了，因为这顿责备，我坐在那里生了好一会儿闷气。我懊恼的是自己怎么没想到那些鞋套是干什么用的。我只要多花点时间去发

现这事，自然是应该能够想到的。

通过这种方式，他让我觉得自己既愚蠢又不自信，而事实上我是一个最聪明的人。此外就这样走掉也是不礼貌的。我细数着在这短短几分钟里我的新老板所犯下的错误，这已经有三个了。另外还有一个小过失。也就是说有三到四个错误，就看你怎么看了。

哈坎自然是听到了这一切，他坐在那里，异乎寻常地安静，似乎在忙于什么文件。你就装吧，我想，就装吧你。

我弯下腰，解开了鞋带，尽管现在正处在我工作的五十五分钟期间，这样的事情本应放到短暂的休息时间去做。

我看了看周围。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。即便如此，当我穿着袜子走到办公室另一端的小厨房去取抹布的时候，还是感到大家都在观察我。我尽可能地把弄脏的地板擦干净，取来一双蓝色的鞋套，把它们套在鞋子上。我把抹布放回去的时候，脚下发出沙沙沙的声响。我试图观察有没有其他人戴着鞋套，但所有人不是穿着拖鞋，就是穿着他们平常穿的鞋子。可能是室内穿的鞋子吧，我想。

我写了一张纸条，把它贴到公文包上。

买拖鞋。

然后我走到咖啡机那里，做了一杯咖啡。我想这个五十五分钟终究是被毁了。我只得等待下一个五十五分钟，重新开始。

小厨房顶上的灯坏了，需要换个灯泡。当我拉开一个餐具抽屉的时候，发现里面放着好多新的灯泡。轻而易举就能把坏灯泡拧下来，换上新的。奇怪的是，之前竟没有人来解决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。

咖啡太烫了，没法一下喝完。我必须不停地换手来拿这薄薄的塑料杯，好让手指不被烫到。于是我想，我可以在这个部门转上一圈，稍稍地建立一下我的社交网。

我首先走向约翰，在他的桌旁停下来。可是当我站到那里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最好还是从安开始，因为她，纯粹出于地理上的考虑，坐得离我和哈坎最近。如果想扩大自己的社交面积，自然应该从临近的区域开始，往外延伸。就像水面的涟漪一样，我想。另外，约翰给我的印象实在太微不足道了。这样一个人可以给我什么呢？他能带给我什么我所没有的东西？跟这样一个上了年纪、苍白无力的人交往，对我的形象是很不利的，人们很快就会把我跟那些苍白无力的人联想起来。

虽然安是个女人，虽然我不想跟女人走得太近，这样可能会让我表现得咄咄逼人或是迎合奉承，但我认为，一开始我可



以采取一种较为中立的态度。这应该会有利于我那时尚的形象，可以展现出我智商中的灵活性。另外，安表现得越来越像这个部门的社交女王了。不管我愿不愿意，她都像是一只张着网的蜘蛛。我走到她的办公桌旁，把身体重量放在一条腿上，随意地站在那里，她肯定明白，我在期待一场交谈。她抬头看看我，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

“没事。”我说。

她继续工作。

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那幅描绘日落的、画坏了的儿童画，心想她自己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个明显的错误。也许因为情感的缘故她没有看出来？无论如何，如果她的孩子或孙子注意到自己的错误，对他来说都是有好处的，这样下次画画的时候就可以改正过来。如果这类错误被忽视了，那么肯定会对他的绘画成绩造成消极的影响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意识到自己裤子的拉链，相当于里面的性器官，正对着她脸的高度。于是我稍微转了一下身体，以期找到一个比较中立的位置，结果几乎站到了她椅子的背后。感觉还是不对，尤其是她好像一点也不理会我。我轻轻地吹了吹咖啡，等待她说些什么。我站在那里，开始感到有点不舒服了。约尔根抬起头瞥了我一眼，我决定给安十秒钟。当这十秒钟过